

最后我终于明白了，我书名叫《北流》，北流就是我的本质啊。我人生的初始，种种古怪懵懂蛮力，都从北流开始。到我60多岁的时候，我才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了。

要到世界上去，离开卧室、离开小家到大学、到更广阔的世界去，其中都有“我”在里头。而当你描写一个世界，一块小天地、小宇宙，那才是挑战。在这个意义上讲，《北流》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。

林白：《北流》是多主题、多维度的小说。谈女性也有，历史也有，宗教也有，谈个人也有，谈世界也有，谈方言也有，人的各种生存方式什么的，都有。光小说里使用的语言，就有很多层次。一部长篇一般是一种语言，《北流》里面不是一种语言，既有青春时代那种先锋的、锐利的语言，也有毛时代的语言风格，又有很平实的语言，又有比较清淡的、古雅的文风，还有未来的语言，还有诗的语言。

回头读这个小说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但是如果它晚一点出来，可能会更丰富一点，因为它的文本，其实还是可以加很多东西的。

一棵树回到了出发的故乡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北流》是一个多年在外的游子，写给故乡的情书，如同是一颗种子回到了自己的土壤，对不对？

林白：对我来说，《北流》确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。是一个小世界，一个逝去的故乡，当然它也是

当下的中国。它是一个游走在外、看似若即若离的游子，在几十年以后，一件既是给故乡、也是给自己的礼物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阅读小说的感觉，唤醒了我们很多遗忘的经验。人生过半，当我回到故乡，再见我的同学，亲戚朋友，其实每个人的处境，生活都在急剧地发生变化。你离开故乡，到外地上学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孩子，实际上是在不断地遗忘。你把你以前的记忆封闭了，好像一个贝壳，过去的世界像虫子一样被包裹进去了。你以为你忘掉了，而（重新）发现是在你50岁、60岁的时候。

林白：就是这样！写故乡的小说，你年纪太轻不行，年纪太轻，没有时间的厚度和皱折，不太能“哗一下”激发起很多东西。只有到了年纪，（经历）不断的告别、不断的流失，你会陷入怅惘和怀疑，那些一起走过的路，好像都跟着那些人的离开消失了，你的记忆和情感上出现了巨大的真空，好像那些往昔经历的东西，根本就不存在。人的年龄越来越大，慢慢会丢失这些记忆和认识的片段，如果不写下来，会逐渐遗忘掉。我很庆幸自己，在这个年纪，为了北流以及我所知道的一切，写了这么一本书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到了你这个年纪，故乡的味觉会突然回来。当你回到故乡，很多童年、少年的经历和记忆，

或许因为某个契机突然就被激发出来了。某个人或者某件事，像黑夜里萤火虫的微光，照耀你内心柔软的地方。杜拉斯写《情人》是这样，鲁迅再见闰土也是这样。巨大的沉默，巨大的时间，《北流》这种对“山河故人”的回望和造访，当这种调子变成了小说，它就一定非常结实。

林白：我在写《北流》的过程中，有很多人物原型不停地去世，到现在去世的已经有五六六个了。一些有名有姓的人物，慢慢就没了。这是“漫长的告别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《北流》是很有必要写的，如果不写，多少东西就消散了，是不是？

最后我终于明白了，我书名叫《北流》，北流就是我的本质啊。我人生的初始，种种古怪懵懂蛮力，都从北流开始。到我60多岁的时候，我才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60多岁的时候，你终于为故乡，也为你自己的人生，写了这么一个小说。小说是一个巨大的容器，如此庞大的一个空间，有点像量子世界，繁复迂回，千转百回，人生与历史，时间和命运，各种细节纠缠在一起。当年你的小朋友、你的经历、你的眼泪、你的伤心、你的亲人，还有这个地方的风俗人情，气味和食物，世间万物都交叉在一起。

林白：对，这些元素和叙述互相纠缠在一起，有时候很神奇的。我一开始就想写当年几个小伙伴的人生故事，这部小说就是时间的礼物，一直写到最后，小说里的人物原型，他们跑到北京来了。

当时是2021年，《北流》的第十稿已经写完了。那年夏天7月份，吕觉悟、泽红她们两人报了一个到